

CARLOS RUIZ ZAFÓN
EL JUEGO DEL ÁNGEL



〔西〕卡洛斯·鲁依兹·萨丰 著
范湲 译

天使游戏



CARLOS
RUIZ
ZAFÓN



天使
游
戏

EL JUEGO
DEL ÁNGEL

〔西〕 卡洛斯·鲁依兹·萨丰 著

范涓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游戏 / (西) 卡洛斯·鲁依兹·萨丰著 ; 范湲译. -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 9
ISBN 978-7-5321-7173-6

I. ①天… II. ①卡… ②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西班牙—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1851号

EL JUEGO DEL ÁNGEL by Carlos Ruiz Zafón

Copyright © Carlos Ruiz Zafón 2008; Corelliana LLC 2017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tonia Kerrigan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Guomai Culture &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 09-2019-180

出版人: 陈 徽

责任编辑: 陈 蔡

特约编辑: 孙雪净

书籍设计: 星 野

书 名: 天使游戏

作 者: [西] 卡洛斯·鲁依兹·萨丰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378 千字

印 次: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15,000

I S B N: 978-7-5321-7173-6 / I · 5731

定 价: 6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—64386496调换。



Carlos Ruiz Zafón_©David Ramos

卡洛斯·鲁依兹·萨丰
Carlos Ruiz Zafón

1964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，从孩童时代起就沉迷于阅读，一心想要探索“创造故事”的奥秘。虽然30岁之后移居美国，但他始终对家乡这座历尽沧桑的文化古城拥有难以磨灭的感情。“风之影四部曲”正是献给巴塞罗那的纸上梦境。

2001年《风之影》诞生，这个哥特风格的故事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，依靠口碑在西班牙引起巨大轰动，雄霸畅销书榜超过一年半。次年席卷欧美各国，斩获四项文学大奖，在世界范围引发“萨丰狂热”的文学现象。《天使游戏》《天堂囚徒》的相继出版，又将小说剧情推向更高潮，直到2016年《灵魂迷宫》问世，这部历时15年的系列作品宣告完结，揭开了西班牙内战及佛朗哥独裁时期，一系列发生在巴塞罗那的黑暗传奇。自出版之时起，“风之影四部曲”始终位列西语文学榜前五名，并被翻译成40种语言，全球销量超过3500万册。

为了向“阅读的艺术”致敬，萨丰婉拒了一切将“风之影”系列改编成影视剧的计划，他要让这个故事为阅读而生，永远以小说的形式存在，因为“所有故事都已经在读者的脑海中上演”。

《风之影》	
《天使游戏》	✓
《天堂囚徒》	
《灵魂迷宫》	

产品经理：孙雪净 责任编辑：陈 蔡 书籍设计：星 野



F. Català-Roca. Cinema Coliseum. Barcelona. c. 1952.

© Photographic Archive F. Català-Roca - Arxiu Històric del Col·legi d'Arquitectes de Catalunya

献给玛丽·卡门

A Nation of Two

第一幕

诅咒之城

Primer acto

LA CIUDAD de los MALDITOS

1

一个作家永远不会忘记，第一次用笔下的故事换来稿费或赞美的体验。他将永远忘不了，宛如甜美毒药的虚荣感初次在血液里流淌的感受。而且，倘若没有人发现他缺乏才气的话，他会自以为文学梦终将替他开启一片天，从此过上锦衣玉食的富贵人生；他的名字会印在一张小得可怜的纸上，但他坚信这个名字一定会比他的生命存活更久。一个作家命中注定要记得这一刻，因为就在这一刻，他迷失了，而他的灵魂也标上了价码。

我的第一次发生在好久以前，那是一九一七年的十二月。我当时年仅十七岁，在《工业之声》报社打工糊口。报社办公室位于一幢洞穴似的建筑里，这地方原本是家硫酸工厂，墙壁仍会不时渗出腐蚀性的强酸气体，并在不知不觉中啃噬着家具、衣物、情绪，甚至鞋底。报社所在地前方正是矗立着无数天使雕像和十字架的新村墓园，在巴塞罗那绯红与墨黑交错的

暮色笼罩之下，这幢建筑混杂在墓碑林立的墓园后方数以百计的烟囱和工厂之间，根本无从辨认。

我的命运出现转折的那天晚上，报社的副总编辑巴希里奥·莫拉加斯先生赶在下班前一刻，把我叫到位于编辑部尽头的房间。那是他的办公室，也是他享受哈瓦那雪茄的吸烟室。巴希里奥先生长相凶恶，唇上蓄着浓密的短髭；他坚决反对滥用形容词，绝不容许拖泥带水、过度缀饰的文字，在他看来，那就是堕落的行为。此外，他也讨厌无精打采的人。当他发现编辑开始出现使用华丽词藻的倾向，他会立刻把该编辑调去编订闻版三个礼拜。倘若编辑受罚之后仍旧犯同样的错误，他会毫不留情地将此人永远开除。所有的人都怕他，这件事他自己也心知肚明。

“巴希里奥先生，您找我有事吗？”我怯怯地询问。

副总编辑以眼角余光瞥了我一眼。我跨进那间混杂汗臭和烟味的办公室。巴希里奥无视我的存在，继续读着摊在桌上的专栏稿，手上则拿着红色铅笔。接下来几分钟之内，这位副总编辑一口气改完了稿子，边改边冒出满口粗话，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不知所措地呆立在那儿，突然发现墙边有张椅子，立刻走过去坐了下来。

“谁允许你坐下了？”巴希里奥先生低头看着稿子嗫嚅道。

我火速站了起来，屏息以待。副总编辑叹了口气，随手把红色铅笔往桌上一丢，然后瘫坐在椅子上打量我，仿佛我是件废弃无用的家具。

“马丁，听说你在写作？”

我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，开口回话时，居然发出了尖锐的

怪腔怪调：“写了一些……这个，我也不知道……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……没错，我在写作……”

“希望你的文笔会比口才好一点。恕我冒昧问一句……都写些什么样的文章？”

“侦探小说。我是指……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巴希里奥看我的眼神好像看见一堆废物。我如果告诉他自已写的是阐扬道德、风格清新的励志小品，或许会得到更积极的回应吧！他又叹了口气，然后耸了耸肩。

“维达尔说你文笔还不错，他说你很优秀。当然，如果是跟这家报社的编辑比的话，能写几个字就算优秀了。不过，维达尔说是就是了。”

贝德罗·维达尔是《工业之声》的明星主笔。他创作的时事专栏，每周刊登一次，称得上是整份报纸唯一具有可读性的文章。此外，他还写了十几本推理小说，描述拉巴尔区黑帮老大和上流社会贵妇姘居的故事，在出版界小有名气。维达尔这个人总是一身无懈可击的丝质西装，脚上的意大利皮鞋随时光可鉴人，他的相貌和举止活脱就是午间连续剧里绅士男主角的做派，一头金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苟，整齐的短髭就像用铅笔一笔一笔画上去的，笑容亲切迷人，任谁看了都会如沐春风。维达尔出身中南美洲名门望族，家族在美洲经营糖业致富，光荣归乡之后，又迅速抢下了城市电气化这块大饼。贝德罗的父亲是这份报纸的最大股东，对他而言，编辑部只是在优渥生活中打发时间的游戏场。他不在乎报社是否有盈余，也不介意买进的巴塞罗那最新款汽车是否耗油太凶。维达尔企业王国坐拥

金山，还有数不尽的贵族头衔，目前的重心多放在收购新城区的银行，以及占地规模媲美小型王国的豪宅大院。

贝德罗·维达尔是第一个阅读我文章的人。我当时年纪尚轻，在报社编辑部跑跑腿，帮忙端咖啡、买香烟。他总是抽空阅读我写的文章，还会给我建议。这几年下来，我成了他的助理，他还让我帮他的专栏稿打字。他告诉我，倘若我决定投入文学创作这场俄罗斯轮盘赌，他随时会给予协助，并引导我踏出第一步。他实现了承诺，现在正式把我交给报社最严厉的把关者巴希里奥先生。

“维达尔是个感情丰富的人，依然深信美好的古老神话，认为应该要给优秀的人机会，而不是只让攀关系的人往上爬。如此崇高的美德，足够让他接受世人传诵。可如果我有他那份财力的话，大概早就投身创作十四行诗，还会大方地任由所有鸟儿在我手上啄食享用不尽的食物。”

“维达尔先生是个伟大的人。”我提出抗议。

“何止伟大……他根本就是个圣人，因为啊，就为了你这只饿得饥肠辘辘的小雏鸟，他不厌其烦地在我耳边啰唆了好几周，口口声声说你才华洋溢，做事又勤快，堪称编辑部的天之骄子。他看准了我骨子里其实心肠很软，还说如果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他会送我一盒上好的哈瓦那雪茄。既然维达尔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因为正逢圣诞节，为了让你的好朋友闭嘴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我这回可是豁出去了！”

“实在太感谢了，巴希里奥先生。我保证，您一定不会失望的……”

“别急着说大话，小鬼。请问……你对于滥用和误用形容词、副词这种事有何看法？”

“那是令人不齿的错误行为，应该接受法律制裁。”我以军人向长官报告的严肃口气答道。

巴希里奥满意地点了点头。“没错，马丁，这是必须特别留意的重点。能够在这行幸存的人都懂得做事要有优先级，而不是死守原则。来聊聊计划吧，请坐下来专心听，因为我不会重复第二次。”

那项计划是这样的：巴希里奥以加强报纸内容为由，决定保留周日版最后一页，固定刊登文学创作或游记，但截稿前突然出了状况。过去刊登的作品，从颂扬爱国精神到歌咏中世纪的草莽突击队故事，不一而足，总之，苍穹之下人间事，从圣人到强盗，什么都能写。不幸的是，那天的稿子并未如期完成，或者是……据我推测，巴希里奥八成是拿到了稿子却不想刊登。因此，距离截稿仅剩六个钟头，而且没有其他存稿能替补，若临时找不到救援写手的话，只好补上整页广告，否则报纸就开天窗了。于是，报社高层建议从编辑部挑出几个文笔不错的同事集思广益，说不定可以凑出一篇感人肺腑的温馨故事。报社挑出了十位才子编辑，可想而知，这份名单里一定没有我的名字。

“马丁老弟，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，他们居然一个都不在，所以，我只好让你试试看。”

“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”

“你有五张稿纸，双面写，明早六点之前交到我手上，‘爱伦坡先生’。写故事，别写演讲稿。我如果需要祝祷辞的

话，上教堂望弥撒就行了。写个我从来没读过的好故事，稿子要能够博得我的欣赏。”

巴希里奥站起来时，我正准备赶紧离开，但他却绕过办公桌，一双巨掌如千斤铁钳般用力掐住我的肩膀。这时，我总算有机会近距离看他，这才发现他的眼神里隐含着笑意。

“如果稿子还不错，我会付你十块钱稿费。如果稿子很不错，而且读者也喜欢的话，我就让你继续写下去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呢，巴希里奥先生？”我问他。

“有，别让我失望。”

我战战兢兢地度过了接下来的六个钟头。我坐在编辑部正中央的办公桌前写稿，那是维达尔先生进报社写专栏时的专属座位。编辑部大厅空空荡荡，无数支香烟齐燃的袅袅烟雾早已散去。我紧闭双眼片刻，努力在脑海中构筑画面：漆黑雨夜的城市里，一个双手淌血、目光诡谲的男子，走在幽暗的巷弄，时时刻刻搜寻着黑影……我不知道此人是谁，也不清楚他为何躲躲藏藏，不过，在接下来的六个钟头里，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我郑重其事地在十六开稿纸上书写，毫无间断地写着，想尽办法挤出一些内容。我仔细琢磨每一个字句、每一个转折、每一幕场景，落笔的每一个字母，都有如是我最后一次书写。我写下一行文字，接着又删掉重写，仿佛我的生命已经依附其中，于是，我干脆全篇重新写过。写作过程中，陪伴我的只有回荡在昏暗编辑部大厅里的打字机键盘敲击声，以及墙上那个指针逐渐逼近清晨的时钟。

临近早上六点，我从打字机上抽出最后一张稿子，精疲力

竭地叹了口气，脑子里仿佛有个黄蜂巢嗡嗡响个不停。我听见巴希里奥先生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，他已经睡醒一觉，此时正一脸沉静地走过来。我拿起稿子，交给他，却没胆量正视他的目光。巴希里奥在隔壁办公桌前坐下，打开桌上的小台灯，双眼盯着稿纸上上下下移动，脸上毫无表情。接着，他把香烟放在桌沿，注视着我，大声念出第一行文字：

“夜幕笼罩城市，街道弥漫着火药味，宛如一股被诅咒的气息。”

巴希里奥瞄了我一眼，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替自己解围。他不发一语地站起来，拿着我的稿子走开了。我就这样看着他走进办公室，然后关上房门。我痴傻地伫立原地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尽快逃走，还是乖乖等着终极宣判。十分钟之后——对我来说有如十年之久——副总编辑的办公室门打开了，巴希里奥先生洪钟般的大嗓门响彻整个编辑部大厅。

“马丁，过来一下！”

我尽量拖着最慢的脚步往前走，每一个步伐顶多只前进了几厘米，到了门口，实在想不出逃避的方法，只好进了办公室，最后还是得抬起头来。巴希里奥手上握着那支令人害怕的红色铅笔，目光冰冷地望着我。我很想吞口水，可是已经口干舌燥。巴希里奥拿起那沓稿子，递还给我。我接下稿子，立刻转身走到门边，同时默默告诉自己，不要紧的，我至少可以在哥伦布大饭店的大厅当个擦鞋童。

“把稿子拿到楼下制版房去，叫他们赶快排版。”我的背后冒出了这么一句。

我回过头来，仍以为这是一句残酷的玩笑话。巴希里奥打

开办公桌的抽屉，拿出十块钱放在桌上。

“这是你的稿费。建议你拿这笔钱去买一套稍微像样点儿的衣服，我从四年前开始就看你天天穿着同一件衣服，而且即使现在看，尺寸也还是大了六号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去艾斯古德耶尔街的西服店找潘达雷昂尼先生，记得报上我的名字。他会好好招待你的。”

“非常谢谢您，巴希里奥先生，我会找时间去的。”

“还有，再写一篇稿子给我。给你一周的时间，但是千万别写出会让我打瞌睡的稿子。下一篇少写几个死人吧！现在的读者就喜欢快乐圆满的结局，什么人类的伟大精神可以战胜一切之类的蠢话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巴希里奥先生。”

副总编辑点点头，向我伸出手来。我赶紧伸手握上。

“表现很好，马丁。周一上班的时候，胡塞达的座位就是你的了。我调你去社会版。”

“我不会让您失望的，巴希里奥先生。”

“不会，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但是我看你迟早会给我惹麻烦。好好干啊！因为你不是记者，永远都不会成为记者。你也还称不上是侦探小说家，虽然你自认为已经是了。先在这儿边做边学一阵子，我会教一些你从来没学过的东西。”

此时，我心头涌上强烈的感激之情，一度想冲上前去拥抱这个矮小精悍的男人。巴希里奥再次戴上凶狠的面具，他以钢铁般的冰冷目光注视我，举起手指着门。

“别来装模作样那一套，拜托。你可以走了，出去时把门带上。圣诞快乐。”

“圣诞快乐。”

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一，我走进编辑部大厅，正打算在生平第一张办公桌前坐下时，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皱皱的信封，上头绑着蝴蝶结，还写着我的名字，字体是我使用多年的打字机键盘打出来的。我拆开信封，里面装着周日版报纸的最后一页，上面刊登着我写的作品，还附了一张小纸条——

这只是开始而已。不出十年，我将变成学徒，而你则是我追随的大师。

你的好友兼同事 贝德罗·维达尔

2

我的文学生涯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，巴希里奥倒是说话算话，果真又刊登了我写的好几篇风格类似的短篇小说。没多久，报社高层决定让我每周固定写稿，工资比照我先前在编辑部跑腿打工的薪水。就在虚荣和焦虑的摧折之下，我天天忙着替同事们抄写新闻稿，或是快速将记者口述的新闻事件写成毫无内涵的惊悚社会新闻。交差之后，到了晚上，总算可以一个人独自坐在编辑部静静写稿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逐渐化成了史诗般壮丽的文字，在这个名为《巴塞罗那秘闻》的系列短篇小说里，我毫不客气地融合了多位大文豪的风格，从大仲马、